

莫尔道嘎风景

□ 赵剑华

莫尔道嘎的云

山不高。云努力欠下身子有一种名家的姿态不装，不作，不秀亲切地嵌在东山和西山空白处

看见抬木头的群像一动不动注视了好一会儿似乎是在向时光致歉

成朵成朵地来，然后放慢脚步，一丝一丝地絮语屏住呼吸能听到它们对树的情话情到深处，雨随着落下

莫尔道嘎龙岩山

画面我能看懂文字读不懂我想问过路的清风它们笑着摇摇头我只好看远处的云一招一式地学着成为想象中的风景

莫尔道嘎的蓝

我天生喜欢蓝天，海蓝，钢蓝，经典蓝而莫尔道嘎的蓝与白云联袂蓝得过分，让我有一种找不到词汇的语无伦次莫尔道嘎的河

一个中午的清澈被我独享河，离开现代语境回到从前的自然我去掉名头，脚伸进三十年前的清凉曾经的以身相许，找回往日时光由形而下流到形而上拐弯的地方，也是我开小差的地方而河水还在当下阳光晒不干，流云也带不走

莫尔道嘎的早晨

在我的诗歌里，我盼望着这样的早晨，我也抵达了这样的早晨

记忆回到油画中阳光下的河水，闲寂无比就这么流着，与时间无关一只好心的喜鹊，闻到了陌生在我走走停停的拍摄中不离不弃有一种有引领

在没人的地方我的泪点总是很低空落的小院，斑驳的木刻楞台球桌，广告牌，掉链子的自行车我离开了主街道和中心广场在河的背面触碰小镇的历史和硬朗我让往事和阳光推攘着行走我想遇见熟人，又怕无法躲避

三十年前我已拥有了这样的早晨那是一群人的早晨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是说如果眼前什么都不缺包括蝴蝶的浪漫和爱情包括脚步的犹疑和荒凉只是缺少了相随的人影

莫尔道嘎的花香

错过了花期，我依然闻到了花香，红豆坡的相思红尘中飘洒的丹凝谁把脚下的杜香递到我手上轻轻揉搓，阳光落到额头的清香杜鹃红唇，眼神明亮词语的曼妙露出牙齿的洁白总是微笑着的少女心里藏着凄美动人的故事红豆高冷，杜香簇拥约好的花期，次第开放问世间情为何物异性吸纳，相伴相生永恒的阴和阳的亲生在阳光雨露中相爱繁殖，福荫子孙彼此照亮的同时照亮一座山的美好和爱情

这个下午，我走入绝境的诗否极泰来。只等红豆喜极的第一场雪降临

(赵剑华：国内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现居包头。)

条腿成了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伤残后待在家里，靠病退工资维持生活。我上高中时，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借钱买来一头半大母牛，一年多后，母牛下了一头小母牛，父亲就开始卖牛奶。又一年多了，父亲总算把借的还上了。这时，小母牛也长大了，溜光水滑的，父亲喜欢得不得了，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父亲说：“小母牛也到下小牛的年龄啦！”

“靠这点儿收入，你父亲怎么供你上大学呀？”“除了父亲，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帮助。”林青沉吟了一下，说，“拿到大学通知书后，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林家几代人终于出来个大学生。忧的是，随之而来的巨额学费问题，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俩的心上。单靠卖点牛奶是交不起学费的，即使出去借，也肯定是杯水车薪。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父亲就决定卖掉小母牛！”

华婷婷听到这里，轻轻用纸巾抹了一下湿润的眼睛。

“父亲卖牛的事情很快在镇里传开了。林业局工会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为我们资助了助学金，还号召全局职工为我们捐款。就这样，终于把我的学费问题解决了。”

“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沉重的话。华婷婷提议：“咱们到外面走走。”初秋的傍晚，空气清新，秋花争艳。在一条林荫小路上，两人并肩走着。华婷婷说：“林青，我想问你个问题，可以告诉我吗？”

“可以啊，只要我能解答的。”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觉得你初中时挺活泼的，我弄不明白的是，读高中时你为啥就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定有什么事情压抑了你的心境吧？”

林青闻听，脸上猛地感到发烧，一直烧到耳根。林青沉吟半晌，说：“婷婷，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不瞒你说，上学时我就对你有好感，总是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交上朋友。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意识到，你是林业局科长的女儿，而我是普通职工的子弟，家庭生活困难，我配得上你，自然就退后了。”

“哦，原来是因为我才变的。”

“我上大学时，仍然忘不了你，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你的身影，因此还写了不少诗词来倾诉自己的相思愁绪。”

说到这儿，林青忽然拉住了华婷婷的手，声音激动并有些颤抖地问：“婷婷，你说，我们有这种可能吗？”华婷婷没有说话，只是深情地望着林青。林青大胆地伸出手臂，猛地把华婷婷揽在了怀里，两人紧紧相拥了……

又一批提示牌成品制作完成从外地寄了过来。牌子上的语句都是出自林青的手笔，如“一心一意爱环境，一草一木皆有情”“手边留情花似锦，脚下留情草成茵”“心中有大美，天地人情怀”“烟头一点点，能毁林无限”……温馨又贴心，雅气又大气。华婷婷和林青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带领施工人员进行了细心地安装。

几天后，林业局局长和基建科科长来景区查看提示牌的安装情况，华婷婷和林青一起陪同。看到提示牌上的文字，知道是林青的创作，都啧啧称赞，夸林青有才。

景区木栈道休息区里，几个人坐了下来。局长对大家说：“我们要继续打好‘原生态景区’这张牌，这是我们生态旅游的最大优势。目前，我们的旅游资源和景区的服务功能及软件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标准，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晋升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工作了。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对照4A级景区的标准，把欠缺的工作尽快补上来。我希望明年秋天完成晋升任务。”

华婷婷说：“根据对照4A级景区的条件要求，再加上林业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去完成晋升！”

“好！我们共同努力，尽早实现这一目标！”局长忽然用手点着华婷婷和林青不无风趣地说：“最近听说你们俩交朋友了？好啊，恭喜你们！办喜事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我要喝你们的喜酒，沾你们的喜气哟——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们，不要把景区开成你们的夫妻店哟！”

“放心吧局长”，华婷婷也不乏幽默地说，“就是夫妻店，我俩也是局长领导下的小店员呀！”

“哈哈……”

几个人都大声笑了起来。爽朗的笑声，在景区上空回荡……

野漫步。轻轻的秋风中，溪流送来一曲动听的旋律。“哗啦啦”——旋律缠绵、温柔、清甜……乘着微微的成熟，和着树叶的细语，汇成一段美妙的心情！

这，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呢！

雾淞 虽是萍水相逢，却对你早已熟悉，一种崇高的渴求，不能只留给灵魂深处的秘密。不知，是朝思的眼泪，还是春想的心血？那从冰雪中探出的胴体，已成熟得鲜艳欲滴。

莫非，如诗人所说“消瘦的是岁月，长大的是相思”？而这相思，不知何处是彼岸。

但愿金秋，能在两条交叉的路口，收获成熟的祝福！

石竹花

它，生长山岭上、石缝间。每次进山，我都会寻找它，拜见它。

它很纤弱，却有着钢铁般的毅力和向上的精神，冲破岩石，在天地间展现自己倔强的性格；抗击烈日。抗击寒流，抗击四面来风。

完善自我！

我身上的力量，由它而生！

才华，我看你在景区工作更合适。不瞒你说，我近期就想通过其他同学联系到你，没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遇上了。你说，这不是有点天意？”华婷婷脸上飞起了笑容。她接着说，“咱们是老同学了，我有话直说——咱公园就缺少一位像你这样擅长写作的人。你看这样可以吗？现在林管局正面向社会招录大学生，你报名参加考试吧，一定能考上的。”

林青一时沉默了。

“有什么顾虑吗？在这里可以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林业局可交五险一金。到时把你一家老小也接过来——这里的房子不贵，买一套也不难。如果经济上有困难，我能帮助你。”

“我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老父亲。”

“听到这里，华婷婷眉毛一扬，眼睛一亮——这个不自觉的神态，似乎把自己都惊到了。

“哦？还没成家？”

“没有，不怕你笑话，到现在还没谈过女朋友。”

“说完，林青的脸上透出一层羞红。”

“这有什么，我现在不也是单身一个？谁笑话谁呀！”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林青沉吟了片刻，站起来望着华婷婷说：“说实在的，我很喜欢宣传工作，从事这项工作更能发挥我的潜力。我是林业子弟，更愿意为林区、为家乡做贡献。再有，我也愿意在老同学身边工作！”

“你答应了？真是太好了！”华婷婷一把握住林青的手说。

林青回去后，立即报名并参加了考试，笔试和面试都顺利通过，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真如林青自己和华婷婷所愿，林青被分配到了白桦岭林业局。经过华婷婷的一番争取，林青被林业局安排到杜鹃湖国家森林公园任职。

履行了一些必要的程序后，林青便走马上任了。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做自己最喜欢做的工作。林青就像上紧的发条，工作非常起劲儿。他建起了公园网站，申请了公众号，注册了微博，还创办了一张景区宣传小报，周围中心城市的车站也都挂上了景区宣传牌，撰写的各种宣传文章四处开花……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景区宣传工作风生水起，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扩大，来景区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一天下午要下班时，华婷婷走进林青办公室，对还在埋头工作的林青说：“来这么多了，我还没请你吃顿饭呢，走，今天咱们出去吃饭！”

两人坐在饭店里，端起了酒杯。

林青问：“华总，你是怎么来公园工作的？”

华婷婷说：“林青，以后咱俩私下就不要叫我华总了，听着有距离感——嗯，你比我大几个月，以后就叫我婷婷吧！是这样的，几年前，林管局遴选一批大学生，我被选上后，分配到白桦岭林业局。由于我是学旅游专业的，林业局就直接把我派到了景区工作，几年后，把我提拔成为景区副总经理并牵头工作。再后来，就被任命为公园总经理了。”

“进步真快，好让人羡慕！”

“这个林业局政治生态很好，有真才实学积极肯干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华婷婷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道：“你父亲挺好的吧？他毕竟岁数大了，你可以把父亲接来一起生活，这样，互相能有个照应。”

“嗯，谢谢你的关心。父亲是林业局的采伐工，在林区全面停伐的头一年，父亲不小心摔断了一

景区致欢迎词，语言激情热烈又真诚贴心，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公园开园了，游客也一天比一天多。来的游客都说这里景致好，看点多。一位本地的老职工说得更有趣：“我过去在这里采伐那么多年，没发现这里有多么美，只知道有几个水泡子和满眼的黑石头。现在经过这么一打造，嘿，竟然成了人间仙境啦！”

华婷婷可没有那么沾沾自喜，她认为这只是个开头，随着景区的不断发展，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华婷婷每天忙完手头的工作，都要到景区里转一转，倾听游客的意见，顺便也帮助景区人员维护一下生态保护等工作。

这天，华婷婷正在栈道上巡视，远远看见游人里走来一个非常熟悉的男子身影。她定睛一看，没错，果然是他——林青！他怎么会来？莫不是也来旅游的？

华婷婷径直走过去，大声叫道：“林青——真的是你！”

“华婷婷，你也在这里！”

两人紧紧握住了手。

“你什么时候来的？”华婷婷问。

“昨天到的。听说杜鹃湖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原始的生态公园，我来就是想看看真正的原生态！”

两人在栈道休息区的木椅上坐了下来。

华婷婷介绍说：“咱公园是火山熔岩地貌。搞木材生产时，这里就被列了生态功能区，只搞了一些简单的抚育伐作业，景区基本保持了生态原貌。”

华婷婷接着说：“公园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拥有一道峡谷、二条河流、三个堰塞湖，四泓天池——我们称它为‘一二三四齐步走’。它们的完美组合，成就了景区的最美方阵！”

“你对公园这么熟悉，难道你是公园的工作人员？”

“有眼力，不瞒你说，我就是公园的负责人。”

“呵，几年不见，刮目相看啊！”

“哪里呀——哎，林青，景点都走完了吗？”

“嗯，都走了，到这儿是最后一个景点了。”

“有何评论？”

“两个字，震撼！”林青站起来，扬起头望向远方，脸上浮现出一种沉浸态：“葱茏繁茂的大森林，激流喧响的大峡谷，一望无际的玄武岩，碧波荡漾的堰塞湖，被火山捧上云端的天池……真是美不胜收啊！我呀，都不想回去啦！”林青话题一转，说：“你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也做得特别优秀，因为几块大石头，栈道竟绕了那么大的弯儿，实在躲不开的小树，就把栈道抠个窟窿，让小树从栈道长出来……是真正做到了生态保护啊！”

在华婷婷看来，林青的性格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朗了许多，豁达了许多，完全不是高中时那个少言寡语只知道埋头学习的“蔫”小伙了。

“哎，林青，你现在在哪儿就职呢？”

“大学毕业业后，应聘到市里一家企业从事文秘工作。这不，利用假期到公园来逛逛，看看能不能激发点灵感，写点文章。”

“哎，说到写文章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林区日报》上发表的几篇林区游记，应该是你写的吧？”

“哦？你都看到了？是我练练笔的。不瞒你说，当一名生态作家，是我的人生梦想之一。”

“真是才华横溢，令人佩服！”华婷婷沉吟了一下，说：“你现在的工作很辛苦吧？凭你的爱好和

到家里，父母把新鲜的野菜摘干净，剥成馅，包饺子蒸包子，味道特别鲜美。那时家家户户没有冰箱和冰柜，无法储存。现在好了，可以冷冻，留到冬天吃，没有污染，纯绿色食品。

林场冬天非常寒冷，那时还没有“冷极”之说，不知道金河就是国内最冷的地方。家家住的都是板夹泥房，屋里都有一个大火炕和一面大火墙，就算是数九寒冬，屋内也是暖意浓浓。每家还有一个很深的菜窖，用来储存冬菜，再加上腌制的一大缸酸菜，够吃上一冬天。

2019年7月，从嘎拉牙走出的民营企业家付东坡先生捐资，在林场修建了一座地标，上面醒目地刻着“嘎拉牙林场”几个金色大字。来往的各地游客总是到此拍照留念，已经成为金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许多年过去，但嘎拉牙的印记从没有淡去。感叹时光无法倒转，怀念林场那条清澈的小河，怀念林场满山遍野的达子香，怀念林场无污染的绿色野菜……这一切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深深埋在了记忆中。

现在，嘎拉牙早已回归了自然。每当途经这里，看到旧址上依然挺立的林场办公楼和几栋房舍，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林场往昔岁月在心头悠悠荡漾……

生态文学

这个林青，莫非真的是他？

华婷婷起草的《关于白桦岭林业局杜鹃湖景区如何在开发中保护原生态旅游资源的意见》基本完成了。这时，工作人员把几份报纸放在了她的办公桌上：“华总经理，今天的报纸。”

华婷婷也正想休息一下大脑，她直起身，捋了一下垂在额前的头发，顺手拿了份《林区日报》随意翻了翻。不经意间，林青的名字又一次跳进了她的眼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梦回青峰山》，又是一篇游记，写得美妙传神，活灵活现。上次见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回看桃李都无色》，是一篇描写大兴安岭杜鹃花海的散文，那叫一个汪洋恣肆，文采飞扬！看他对林区的熟知和其文笔，觉得他就是她的同学，林青！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春意盈盈的窗外，不由陷入了回忆之中。

她和林青的家原都住在林业局所在地的镇里。林青是她初中的同班同学，并且前后桌。林青的那种聪明和帅气劲儿，曾招来不少女同学欣赏的目光。不用说，华婷婷有时也有意无意地瞄他几眼。可林青总是目不斜视，“旁若无人”。

要说学习，俩人都是班级上的尖子生。不过华婷婷数学学突出，经常名列学年组前茅；而林青语文更好，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当范文来读。

初中三年级时，班级开展互帮互学活动，要求同学们自己结对子。华婷婷主动找到林青结对子，在语文数学上互帮互学。还别说，一个学期下来，两个人的“偏科”问题，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扭转。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两颗心离得越来越就近。

不久，他俩考进了高中，仍是同一班级。被选上班长的华婷婷，这朵班花更显得光彩照人了。可此时，林青却变得少言寡语，极少和华婷婷说话了。

后来，两人考上了各自的大学，从此互无音讯。此时看到报纸上林青的名字，不由激起了华婷婷心中的波澜。

白桦岭林业局杜鹃湖国家森林公园成立4年多来，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公园管理层架构，也完全按照公司制模式建立并运作的，该成立的部门基本都成立了，只有文宣部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挑头工作。此时，她多么需要能有一个像林青这样的得力帮手来助她一臂之力啊！

华婷婷的报告呈上去不久，很快得到了林业局的批复。批复内容是：《意见》突出了“生态景区”的特点。要严格按照“自然生态要在保护中开发”的总体要求建设好景区。林业局责成各单位密切配合林业局基建科，共同做好开发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工作。

华婷婷兴奋地拿着批件，立即去林业局基建科找到科长说明此事。科长说：“我也接到了局长的电话，让我们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生态保护工作。不过，就修建景区木栈道来说吧，我们和施工方已共同勘测过，有好几个地方很难绕过去，如果非要绕过去，就要加大基建成本，我们不能因为几块大石头、几棵树就增加那么大的成本吧，你说呢？”

“保护原生态，就是要保护生态原貌！”华婷婷说，“如果破坏了原生态，保护生态可就是一句空话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和施工方把超出的成本测算一下，然后咱们共同去找局长，看能不能解决。”

科长拗不过华婷婷，只好同意了华婷婷的意见。经过重新测量测算，结果是：栈道需增加100多米，几处房舍也需要改变位置，停车场的扩建部分也需要重新规划。华婷婷和科长把增加的成本呈报给了局长。局长说：“好，等开个局长办公会研究一下。”

林业局文件发了下来，同意了景区新增加的基建费用。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两个施工队披星戴月赶施工，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的收尾工作终告完成，已具备了正式开园的条件。

8月10日，白桦岭林业局杜鹃湖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园迎客了！

为搞好开园仪式，公园广场布置如同节日一般；主席台前彩旗飞舞，气球高悬，高质音响播放着悦耳的音乐。林业局邀请来不少领导、嘉宾和媒体记者，还借来了几架滑翔机当天空中表演，蓝烟雾蒙蒙的，弄得既隆重又热闹。华婷婷代表

记忆中的嘎拉牙林场，如同一首老歌，经久醇香。回忆温暖的往事，融化在心头的是一些美好的画面，朦胧而又清晰，仿佛一只温暖而抒情的手，轻柔的抚慰，让人难舍难离。

嘎拉牙是金河林业局的一个林场。20世纪50年代建场。最初的名字叫兴跃林场，后称嘎拉牙林场。

嘎拉牙是鄂温克语，为“很大的猫头鹰”之意。在林场的西边有一条小河，流经两公里后汇入金河，人称嘎拉牙河。记得几十年前，河里的鱼儿很多，不仅有柳根鱼，还有华子鱼。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居民区，两岸的杨柳树倒映在水中，风景很美丽。

小时候的林场，生活虽很清苦，却别有一番乐趣。去树林里掏鸟蛋，到水泡子里抓蛤蟆，伙计们在房前屋后捉迷藏，上树摘山丁子、稠李子，有时候撵泥巴、打弹弓……到了冬天，在河面上滑冰车、抽冰尜……嬉戏玩耍，不亦乐乎。

林场居民区距火车站有3公里。为方便职工群众出行，林场配了一台大客车接送站。8、90年代是林场人口最多的时期，出门乘车都要坐大客车去火车站。有时出门的人多，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赶上春节，来林场走亲访友的多起来，接站的大客车要接两趟。有时赶火车挤不上大客车，人